

十年(续集)

833.2

4x19

民國廿五年三月初版發行

實價國幣四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“集續年十”

印翻准不權作著有

編者 夏 丏 尊

發行者 章 錫 琛
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
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
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七八號 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

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
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
北平楊梅竹斜街

開明書店分店

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

目次

謎	塞先艾	一
煙	鄭伯奇	三
海島上	艾蕪	咒
逃難	沙汀	宅
馬蘭	蘆焚	村
主婦	沈從文	一〇五
愛	周文	一二
四條腿的人	軍	一六七
鄉愁	端木蕻良	一八七
報復	蔣牧良	二二九
手的故事	茅盾	二五三
流彈	夏丏尊	三〇三

謎

寒光艾

由一個身材高大，揸槍的團丁張德桂打着一盞白銅的風雨燈在前面引路，區長武懋聲喜氣洋洋地從縣城回到南鄉丁家堡去。從遠處看，那區長飄蕩着白紡綢的長衫，真像一個幽靈的影子。團丁穿着一雙線耳草鞋的脚，步子踏得很快，山路又是那樣的坎坷不平，不是石塊絆腿，就是沙粒刺脚，武區長差一點要跟不上他的旅伴了。他的身子向來就虛弱，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，在癱沒有過足的時候，白天走起路來，都會像風吹燈，東倒西歪的，何況還是在黑夜！他離開縣長的公館時，縣長很客氣，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，嘴裏雖然幾次在說着拿轎子送他，卻始終沒有向大班發命令，於是區長只有咬着牙巴步行了。如果在素常心緒不佳的情形之下，像團丁這樣粗野地只顧自己飛跑，不管後面主人的辦法，他早已經唾沫飛濺，「王八狗蛋」地罵起來了；今天因為解款進城，成績比其他各縣都顯着優異，着實受縣長誇獎了幾句之後，的確有點受寵若驚；並且那些話，團丁當時也親耳聽見了，這團丁又是自己的同鄉，從小同在一個村子裏長大的，自然不好意思開口就罵人。武區長於是很文雅地喊道：

「張德桂，忙些什麼走慢一點！」

團丁好像故意裝耳朵聾，並不遵從命令，草鞋仍然在那些活動的毛石板上大步地踏去，響着清脆的，有節奏的調子。武區長身體雖然不大強健，內心卻是一個最不肯示弱的人，看見對方沒有理會，也就不再說什麼了，吁吁喘着氣，努力地跟了上去，四肢像龍蝦的腿似地在空氣中搖擺着；一到換不過氣來的時候，便把衣袋內早就預備好了的煙泡掏出一兩個來往嘴裏塞。

月亮在灰白色的雲翳中徘徊着，幾顆疏星像鑽石一樣嵌在夜的天空。山谷中再也聽不見得得的馬蹄聲，連行人都不容易遇到。天氣已經快到秋涼了，習習的谷風吹得滿山的雜樹颯颯地亂響。樹影亂動，偶爾有一兩聲餓狼的嚎叫，從山澗中發出來。在朦朧的月光與星光下面，秀峻的山峯像幾座黑塔排列着，懸崖下的田塍彷彿一個格子很大的象棋盤。這些景物，武區長並沒有加以注意，其實是行色太匆匆了，他自然就缺少這種賞玩風景的閒情。單是那在飢餓線上的野狼的怒吼，已經使他的兩條瘦腿不由自主地打起戰來。

「區長，你怕豺狗嗎？」那位團丁彷彿被野狼的聲音所激動了，停住腳，回過頭來問道。「你聽，牠那聲音夠多麼淒慘，跟人餓了肚子的時候一樣。」

區長早就想說話了，因為心裏一虛，兩肩便高聳起來，張不開口；團丁這一問，倒壯起他的膽子來了，聲調裏還帶着一點顫抖回答道：

「我以爲你耳朵真聾了呢！剛才叫你打着燈走慢一點，你聽不見！——唉！在這樣的黑夜，又是在深山裏頭，豺狗哪個不怕！」

團丁挺起胸脯向前走着，一面微笑道：

「我們這南鄉如今有一個比豺狗還厲害的東西，我們其實是用不着怕豺狗的。」

「豺狗怕什麼東西呢？牠大概很怕老虎吧！我們鄉底下沒有聽見說有老虎呀！」武區長從小在南鄉長大，對於本鄉的地理和出產非常熟悉，自然就懷疑起來。

「你老人家就是我們南鄉的老虎啊！區長！」張德桂仗恃着和武區長是同鄉，而且又是一個知道他家庭底細的人，率性跟他開玩笑來了；然而仔細一想，又覺得這種行爲太魯莽，不應該，連忙跟着下個解釋道：「我並不是說你就是老虎，我的意思是說你有那麼大的威風，鎮壓得住四鄉，跟老虎差不多，你還怕什麼豺狗呢！」

武區長的手正伸到路旁的山壁上去，扯了一片腰子形的野樹葉來玩弄着，一聽見團丁把他譬喻作老虎，黃瓜條的臉漲紅着，正要發作起來，張德桂底下的註解已經像珠子似地滾下來了，他的怒潮又才徐徐地退降。他始終覺得像下人們這一類的「信口開河」是不可爲訓的，把鷹鉤鼻子皺了幾皺，大聲斥責道：

「張德桂，我們兩個雖說是同鄉，又還是從小同在一個村子長大的；但是禮貌也不能一點不講

「究呀！我們在背底後大家說說笑笑，自然沒有什麼關係。在大庭廣衆之間，以後請你千萬不要再來這一套了！你曉得嗎？現在，在這深山裏頭，沒有人的地方，我們可以講自由講平等；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就是一個堂堂的區長了；你呢，你不過是芝蔴那麼大一點兒的一個團丁，什麼事情一點都隨便不得！」

「這個我哪有不曉得的道理！」團丁傻子似地哈哈大笑道。「到了那個時候，我自然就不會再這個樣子了，區長老張在外面也混了十好幾年了呢！」

這頂撞，武區長當然又是不滿意的；但是當他一擡起頭的時候，便看見斜掛在團丁背上的那枝毛瑟槍了，烏鋼的槍筒子擦得很亮，膨脹的子彈帶圍在他的腰際，再看看那個人粗手粗腳的背影，莫名其妙地，「命案」這兩個可怕的字眼立刻就在區長的心頭湧起來了。他的思想像急流似地便尾隨着這兩個字跑下去——他衣袋中幾十塊錢這個數目是有的，張德桂這粗人要是對他真安着什麼壞心，這件事是太容易解決了。在這深山之中，離丁家堡還有十好幾里路，根本用不着求助於他的武器，以團丁那樣強有力的漢子，順手輕輕一推，他馬上就會掉到幾萬丈深的懸崖底下去，連屍首都要找不着的……他這時覺得團丁張德桂比那餓慌了而嚎叫着的豺狗還更可怕些。他把眼睛張得很大，牙齒咬得幫緊，拳頭用力地握住，（這是他向來產生「急智」的三步驟）理智便開始在他的心靈裏活動起來，終於把剛才那種軟弱的情感克服住了。（據說武慤聲所以能當着區長，就是由於有這些長處。）他不慌不忙地也緊跟着那團丁的笑聲，露出兩列黑牙，格格地發出幾聲狂笑。

走下了一座又長又陡的山坡，一窪黑泥塘橫在面前，阻住他們的去路，好在泥塘的面積還不很寬，武區長身子一縱，也就跨過去了。團丁還怕區長有什麼爲難，把手裏的風雨燈放低了一點，警告道：

「慢點，區長，留神踩到水裏頭去！」

區長跳過泥塘，緩過一口氣來以後，忽然親切地喊道：

「德桂，你用不着給我打燈了，又不是在大庭廣衆的前面，這裏又沒有人，我們率性並排走吧，這麼遠的路，大家也好擺擺龍門陣，不寂寞。」

這一段話很甜蜜，用牠來緩和任何嚴重的局面，也最有力量。團丁是個老實人，心眼頂直，區長不擺架子，這是最好，他就放緩了脚步，轉過身來，遷就這位南鄉的長官。

團丁是丁家堡忠厚的農民出身。論年紀比武區長還小兩歲，剛剛才滿三十，因爲經過風霜稍多，滿臉的粗肉和一嘴的鬍子樁，簡直就把他變成一個四十以上的中年人。早年由於他有一個叔叔在城裏開小雜貨鋪的方便，他就進城去讀高等小學，混差使，時間還遠在武區長之前。不過武區長他們家是個有名的土老肥，他比他多上了幾年中學，不知在什麼地方又鬼混了幾年，居然就到本鄉當起區長來了。張德桂自己卻沒有一點出息，僅僅在丁家堡團防分局找到團丁這麼一個渺小的位置。

●擺龍門陣就是講故事

●土老肥就是土財主

這兩三年來，大家都說武區長已經發了好幾萬塊錢的財了，張德桂自然覺得這是人家的福大命大。不過他常常總想找一個機會，問問這位老朋友飛黃騰達的經過；（他雖然耳聞了一點，但不甚清楚）因為在兒童時代，大家一同在鄉下洗澡摸魚的時候，武聲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出奇的本領，他決沒有夢想到他會弄到今日這樣的地位。他越是想探求這個道理，但是機會越是不允許他。武區長一看見這團丁，就故意走到人叢裏面去，他的一腔懷疑當着人當然也就不便洩露出來。這粗人老天真賦他以一種口直心快的個性，在人衆略略稀少的時候，有時他卻喜歡拿着老朋友的資格，給區長開點小小的玩笑。今天也就是和往日一樣的情形，「打劫」的思想在南鄉那樣善良老百姓的頭腦中是從來沒有過的。然而武區長因為自己有錢，處處總疑惑着人家在打他的主意，所以凡事他都特別留神。今夜的境地，又和往常大不相同，是在深山懸崖之間。

張德桂把身子回轉來，武區長便趕了一步上前去，拍着他的肩膀，一壁向前邁腿，一壁媚笑道：

「德桂，我們總算老朋友了，剛才我那些話，你千萬不要認真，我不過是說了耍的。弟兄，我早就想要提拔你了，總是沒有適當的位置。本來嗎，你想想，老朋友得勢了，哪里有不援引老朋友的道理呢？」

張德桂覺得有點奇怪起來：武區長剛才那種傲慢的氣派爲什麼沒有了，竟完全變成了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了？他細想：大概他剛才說的那些話真有道理，背後大家不妨隨隨便便，當着人面前，是要保持彼此的身分的。這也許就是他們官場裏頭的人耍的什麼派頭吧！張德桂以爲，他萬一自己能

夠走紅運，得了勢，他敢說，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要和弟兄們同甘共苦，決不會當着人是這個模樣，背着人又是那個模樣。他老實，也許這就是老實人的想法，武區長自然就不那麼想。這團丁，從根本上說，他是並不十分羨慕武區長的，因為他覺得，他雖然有了錢，卻把自己的身體糟踐得不成樣子。他只要一看見武懋聲那張煙灰臉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的軀體，小得來只差成了一條縫的眼睛，還有那紫色的乾嘴唇，那彎駝的背部，他便聯想到這闊人買了好幾個小老婆，卻連一個兒子都沒有，心裏不由得不起悲憫的，沈重的歎息：

「武懋聲在我們鄉下總算得富貴的人家了；但是你看，他把身體弄壞成那點樣子，後人都沒有單拿些錢來做什麼呢？」

他深知道這些話，要是對武區長說出來，作為對他的一種勸告，他也決不會聽取；因為我們的區長已經沈溺在那種生活裏面了，萬難再有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」的希望。而且區長對着團丁，總是好擺出官僚的虛架子，作威作福；這架子便是兩位老朋友中間的一層隔膜。今天顯然老天給了團丁一個好機會，他可以開始和武區長作正面的接觸了。他很隨便地說了幾句話，對方居然沒有十分發怒，這尤其是可喜的事。張德桂覺得這回可以問問他關於他發財的經過了，並且他還打算試着勸勸他應當好生保養他自己的身體。當他聽見武區長那段親切的話以後，心裏登時充滿了非常喜悅的情緒，把步子竭力維持着和區長一致，連忙答道：

「區長，你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，沒有多少年，你就做起大官來了，我們哪個會不佩服你！一樣兩隻腳兩隻手的男子漢，偏偏就是你有本領，我們就不行。」

脚步又踩過了一堆爛泥，有幾點歸鴉劃過長空，靜寂無聲；遠處黑森森的林子裏，小鳥翅聲撲撲地亂響着，大概是迷了路。

「自然，」武區長的心跳稍微和緩一點，對於這個只上過兩年高等小學的鄉下人，他覺得是落得吹吹牛的，聲音有點含糊地說。（因為他嘴裏還噙着一顆煙泡。）「各人有各人的辦法，德桂，我給你說吧，要是人人都變成一樣，天地間便沒有偉人同常人的區別了，哪個來管理這個世界？譬如沒有我，哪個又來管理這一鄉？」

「你吹什麼！我說你一半也是因為運氣。」團丁因為毛瑟槍的皮帶箍得太緊了，把牠鬆了一鬆，同時瞥了他的老朋友一眼道。

武區長看見他一鬆槍枝的皮帶，不由得又想到那個壞念頭上去，驕傲的神氣立刻像煙霧被大風吹散，看見那兵士並不把槍取下來，他又放心了，胸脯起伏着答道：

「自然，這的確也有點運氣的關係。」

月亮突出了雲圍了，路徑清晰了許多。他們走上了一座簡易的，沒有欄杆的木橋，人載在上面，橋便吱吱嘎嘎地響動。快到鬼巖洞了。他們擡起頭來，便看得見那個凹進去的深穴，在朦朧的夜色掩映

之下，像一個妖怪張大了血盆似的巨口等候在那裏，巖頂的亂草就像那妖怪的頭髮，遠遠地那一團一團的，紅綠色的燐火，正向着巖洞口滾跳過去。那裏是鄉下野墳最多的地方。團丁是見過仗火的，並不怕鬼，反而笑嘻嘻地提醒武區長道：

「區長，你看，那邊就是鬼巖洞哩！前清時代，這裏還是一條小路，據說常常有謀財害命的。他們說，半夜三更那裏鬼都打得死人！」

團丁說話的聲音，這時特別響亮起來，他的目的是在壯壯區長的膽子。武懋聲一聽到這種描寫，不由得又引起他的疑心病，在他的眼中，團丁背上的毛瑟槍越發亮起來了；他的心突突地跳着，兩種恐怖——鬼巖洞的景象和團丁的不懷好意——襲擊着他，他的脚步忽高忽低地錯亂得不成樣子，聲音有點發顫道：

「那是在前清的黑暗時代，如今人心好得多了，決不會再有人來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；況且這又是平陽大路，來往的人非常的多。」

張德桂的心裏坦白極了，先是嘴裏打着呼嘯，後來益發放肆起來，搖頭幌腦地唱着柳陰記上的山伯訪友那一段：

「那日過莊把弟訪，才知弟是美姣娘；
弟把真言對兄講，爲兄聞言好淒涼。」

冤孽病兒從空降，我得急病轉回鄉……」

在平常，萬萬不會有人像這樣在區長面前放肆無禮的，這對於區長是一種欺負，也可說是一種侮辱。然而今夜是在萬山之中，缺少任何良策，一方面他還切迫地需要着這位旅伴的保護。人家一旦不高興，要是稍稍一動手，自己就要發生生命的危險。對方越是海闊天空與談笑自若，武區長的心裏越是忐忑不安。煙泡雖然預備得很充分；但是乾焦焦地就嚙下去了，沒有一點幫助消化的飲料——最好是來一盃濃茶，——這尤其是令人難過的事情。縣城離丁家堡十五里，他們才走了三分之一，武區長的氣喘得真厲害，於是嗆嗆地咳起嗽來。

張德桂的左手差不多完全攙住這位領袖人物了，他把脚步放得緩緩地去將就他，一面鼓勵道：「區長，這兒離丁家堡還有十來里哩，我們慢慢地擺着龍門陣走吧！走得太快了，更要累死人。」武區長上氣不接下氣地點着頭，一連塞了兩個煙泡進嘴，精神又好一點。

「我想問你一件事情，區長。」團丁笑着說。

區長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有人說，你這幾年找了好幾萬塊錢，是不是真的？」

「他怎麼忽然請問起我的財產來了呢？難道他真安得有什麼壞心嗎？」南鄉長官的思想總是往這條路上走。「怎麼答覆他呢，說真話，還是說假話？」他真有點躊躇了。

團丁看見這位貴人沒有回答，以爲一定他自己說話的聲音太低了，他不曾聽見，跟着又改正地重複了一句：

「人家都說區長你這幾年發了大財，真有這樣的事情嗎？」

「錢是找了一點，哪里會就有好幾萬塊呢？德桂，這都是好事的人造的謠言，你千萬相信不得。」

「區長，你從中學畢業後，怎麼就把區長弄到手了呀？把老實話跟我講講吧，大家都不是外人。」
張德桂說着話，因爲毛瑟槍的皮帶又勒得他的肩膀疼痛了，他又把牠向上移了一移。

武區長看見他一移槍枝，不由得又喫了一驚，以爲這一定是團丁故意在向他示威，拿武力來作後盾，想得一個答覆吧。如果不說實話，也許對於自己，倒真的有什麼不利了。

他們這時已經走進了一帶蓊鬱的松林，月光穿過了針葉，瀉落到地上。在這樣的場所，要用一種毒辣手段對付一個人，也是和鬼巖洞一樣，神不知鬼不覺的。武區長不能不像小羊似地服貼了，他慢慢騰騰地回答道：

「德桂，我給你說真話吧；但是千萬不要跟別人講啊！我中學何曾弄畢了業呢，功課有一大半都沒有及格。我在城裏頭的歲月，差不多都在煙館同私窩子裏鬼混，根本就沒有去上些什麼課。後來因爲王紳士的少爺要投考區長訓練所，我也就造了一張假文憑，送了老王的老頭兩百塊洋錢，他給

我同時也寫了一封請託的信，我就考上了。」

區長說到這裏，被山風一吹，忽然哈吃地一聲，打了一個噴嚏，他連忙從衣袋內掏出一張污黑的手巾來揩拭着滿嘴的鼻涕唾沫。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經過了三個月的訓練，我們就都畢業了。縣裏頭挑選了成績好的前三名分發出去。×媽，（區長開始使用粗俗的語句）我偏偏考了一個丙等，論分發自然是分發不到我身上來的。德桂，但是你猜怎麼樣？」

「你一定又去託王紳士給你幫忙了吧？」

「你這傢伙怎麼這麼會猜！老王給我上的條陳，拜給他屋老頭做乾兒子。王紳士同縣長是至好的朋友，×媽他的一句話，簡直就是一道靈符！他跟縣長一說過話，你猜怎麼樣？第二天縣長就把我叫到他的公館去了。他對我說，現在各區的區長都早已派好，只差南鄉還沒有派人，他問我願意不願意到那里去，就是缺苦一點，恐怕撈不着多少油水就是了。德桂，你說，我仔細想了一想，南鄉的區所設在丁家堡，那里不正是我們的老家嗎？為什麼我不幹呢？我不幹，閒起來做什麼？丁家堡的人從小就看不起我，說我沒有出息；不過家裏有幾個臭銅。●老子今回硬要做了官回來，給他們這些雜種看看。所以

我馬上就答應了，縣長自然很高興。縣長在我臨走的時候，還勉勵我許多話，說是要喫得苦中苦，才能做得人上人。德桂，當然區長這個官兒也是不十分好做的，因此我這幾年才不斷地去請教我的乾老子；他老人家是真有經驗，傳授了我不少做官的法門。你想想，沒有這個老頭做後臺，我怎麼會一做做這麼多年？媽，縣長，區長，保董要是三方面拉得不緊，我簡直給你說，那就一個大錢的事都辦不了。德桂，你以為官真好做嗎？牠並不像你們喫一份糧那麼簡單，有時候，我因為公事不好辦，簡直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覺。你說人怎麼能不瘦呢？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喫點鴉片煙來補補身體了。——我們歇一歇再走吧，我真累得厲害，腳肚兒真疼。」

武區長說完，喘氣如一條牛，便在路旁，靠着一棵大皂莢樹的大石頭上一屁股坐下來。團丁也只好站在大路當中等他。

「還是走吧！」休息不到五分鐘，區長又拔起腿來往前走。

張德桂陪着他一同前進，掃了他一眼又問道：

「區長，那麼，你這幾年到底找了多少錢呢？」

武區長的視線往上一移，便和那位粗人的火炬似的目光相遇了，他覺得情形又有點可怕起來，連忙回答說：

「也就是幾弔錢」的樣子，南鄉是個窮鄉，你還不曉得嗎？」

「人家許多人都是這樣說，鄉儘管窮牠的，你們區長保董弄錢的花樣還是照樣不少哩！」風靜止了，在這幽深的山谷中，聽得見山泉汨汨的流動聲。

武區長對於這團丁的侮蔑，心頭起了一點微微的憤慨，伸長頸子追問道：

「你又在哪里聽了這些謠言？」

「上回修這條路的時候，你們總有點什麼好處吧？」

「征派民工修路，有錢的人家可以拿出錢來贖役，這種章程是官家規定出來的，我們不過照辦就是了。款子一分一釐都要解到上頭去，哪里還有我們什麼油水！」

「據說官家只征派一千名民工，你們卻是按戶征派，借這個機會，敲了大家一筆大錢，你們真不應當！」

「胡說！決沒有這樣的事情。」

「那麼，去年封馬呢？」

「封馬怎麼樣？」

武區長剛一提出這個反問，路旁突然一塊刻着「泰山石敢當」的石碑把他的腳絆了一下，他往後用力一退，算是沒有受傷。